

大

第

一

卷

第

一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宋儒真德秀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

○脩己之敬

書堯典曰。欽明文思。又曰。允恭克讓。

舜典曰。溫恭

和粹而恭敬

允塞。

實也

禹貢曰。祇

敬也

台

我也

德先。

言敬德為天下先

不距

違也

朕行。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

應期而生不後也

聖敬日躋。

進也升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而詩書敘其德。必以

敬爲首稱。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
此者。聖人之敬。安而行之。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
熙。雖非用力。亦未嘗不用其力。蓋日躋者。進進不
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
而益聖也。

曲禮。毋不敬。

正其心

儼若思。

正其貌

安定辭。

正其言

安民哉。

可以

安民

臣按曲禮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又爲曲禮
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

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臣按強與偷。主心志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強。安肆則志惰而日偷。強則毅然以進德脩業自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爲。一或偷焉。則視蔭苟安。惟知燕嬉娛樂而已。趙武晉卿耳。一有偷心。事功遂以不競。况人君乎。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全章。

臣按自漢以來。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朱熹爲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

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
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義不貳
以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此釋主從事一之義
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言乃須箴之綱領
與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疇亦斁。敗也嗚呼小子。念
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敬之爲義。至是無復
餘蘊矣。

○事天之敬

書。皐陶謨。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謂天。敬哉有土。謂民。有

社者不
可不敬

伊尹作太甲曰。先王。謂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時。而尹以湯之敬天者
告之。湯惟敬天。天亦睠湯。曰顧曰監。見天人之交
至近而非遠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斯言也。豈獨爲太甲謀。後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

信也。

命靡常。常厥德。保

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

差也。

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

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命雖靡常然有吉德者必降之祥

詩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其二章曰。維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來也

多福。厥德不回。

違也

以

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敬之。

周頌篇名

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惟顯

明也

思。命

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同日

監在茲。

臣按成王卽位。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爲言。蓋以天

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艱。不易保也。昧者徒曰

高高在上。不與人接。不知人君升降事爲之間。太

無日不監視也。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主於格

心。故其言純粹如此。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

福也

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

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也。後世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哆然有矜大之心。

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

變大雅篇名

凡伯

厲王之臣

刺厲王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

迅雷

烈風之類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日食星變之類

無敢馳驅。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

出入往來

昊天曰旦。

亦明也

及爾游衍。

逸也

臣按古之人主。遇有天變。必減膳徹樂。責己求言。

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優游暇
逸。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然後當知警
也。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而凡伯以刺厲王。惜厲
王之不悟也。

○遇災之敬

書。帝曰。來禹。洚水

洪。倣子。

臣按。洚水起於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
以爲天戒。而畏天省已也。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
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成湯

安得有此。而以此自責湯之心。卽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儆。而弘歸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於桀。姦諛之惑。誤君心。使忽天戒者。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伊陟

伊尹子

相太戊

商中宗也

亳有祥

異也

桑穀共生於朝。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臣按咸又四篇今亡。而史記言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

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脩闕政。亟以
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
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已也。可
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鳴也。祖已賢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

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

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我也謂其如我何。嗚呼。王司敬民。罔

非天允。典祀無豐。厚也。於昵。親也。

蘇軾曰。高宗彤祭之日。雉鳴鼎耳。此爲神告以宗廟

祭祀之失。審矣。蓋武丁不專脩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已謂當先格王心之非。

臣按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飛雉集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厯三公之府。然後入宮。告曉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詔音曰。聞捕得

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曰。陛下
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爲佞諂。誣亂聖聽。陛下
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
皇天數見災異。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
於賢哲。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
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
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

周大夫

美宣王也。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

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

此宣王憂旱責躬之詞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

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彗狀如帚。故曰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

說乃止。

臣按人君應天。惟有敬德而已。後世神怪之說興。謂災異可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爲害大矣。

宋景公時。熒惑_星守心。_{東方}心。宋之分野也。憂之。司星

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

果徙三度。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上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地震陽蔽則明者晦。日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